

資治通鑑綱目

第四十七

凡十六年有奇

起甲子唐德宗興

元 年五月盡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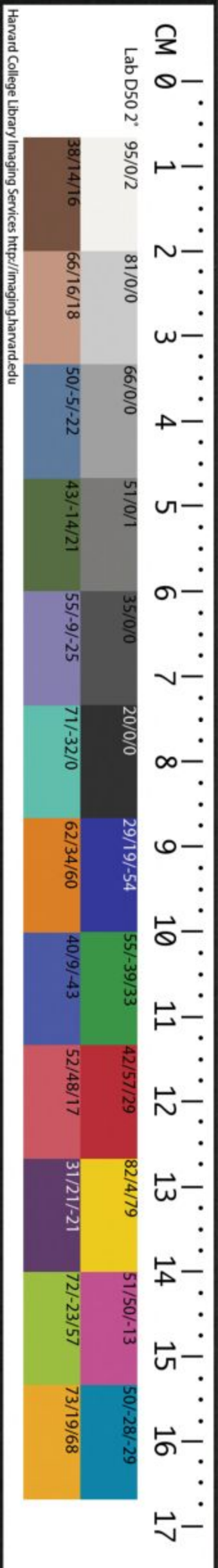
辰唐德宗真元十

六年

48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圖書館珍藏印

伊達回

起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五月

凡十六年有奇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自御袂衣（集覽）御猶言

有春服亦

絮曰袂荀子御珽注尊者則曰御卑者則曰服至是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三省曰）羅綺也綾文繒丁度曰古者苜氏初作羅一曰帛之美者今人以絲縷織而交眼者為羅肩負為擔天子所至為行在所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設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

版亦作版

鉞金曰版

舷音賢船

弩已設見

漢文帝後

元六年設

袂音甲

澆呼廣切

唐德宗興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一

也。遽也。音器。數。

躡尼輒切

唐德宗興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比矣。環四海之內。莫非王臣。而各自豐殖。曾無勤王之
心。韓滉獨能遣使貢獻。而又措置有方。得以達之在所。
故綱目大書于冊。一以幸之。一以予之也。夫貢獻一也。
在他時則為掎斂。在斯時則為忠勤。亦以勢有緩急。義
有當否耳。故夫周急不繼富。所以為君子。而剝下以奉
上。不免為小人。不然。月進日進。皆得亟稱于時矣。書法
常貢不書。書此何。嘉滉義也。於是王貢吐蕃引兵歸國
之不供多矣。故前書曹王臯。此書韓滉。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渾瑊屢與約。刻日取長
安。既而不至。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
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遷
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
慮其懷怨乘躡。三省曰。乘其虛。躡其後也。欲待之合勢。
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
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陛下不恤舊勞。而
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陛下不恤舊勞。而
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今懷光別保蒲絳。
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
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動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
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

卿言

舌音鄙
臧作郎切

掣肘見陳
宣帝太建
五年

卻與却同

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流
以聞。條。分也。流。派也。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
有功。況今秦梁千里。秦。謂咸陽。長安。古秦中之地。梁。謂
梁州。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
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羈。馬絡頭也。礙。謂
不得進。欲退。則有所礙。而不得退也。不若假以便宜之
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
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
千里之外。是以用捨相礙。否臧皆凶。易曰。師出以律。否
臧。凶。王弼注曰。齊眾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
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
皆凶。陸德明釋文曰。否。惡也。臧。善也。上有掣肘之譏。而
下無死綏之志矣。集覽。綏。車中所把索也。如今騎馬者
必執韁繩。死綏。謂執綏而殊死戰。不棄之而奔亡。荀子
議兵篇。將死鼓。馭死轡。注。馭。車者。當死守轡。策是也。南
梁韋叡傳。將軍死綏。有前無卻。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
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發明書吐蕃引兵歸
國。憂之乎。喜之乎。曰。喜之也。曰。是年正月。書遣使發吐
蕃兵。四月。書渾瑊以吐蕃拔武功。則是中國方賴其

唐德宗興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二

用胡為引兵歸國。反喜之乎。曰：喜非今日，乃在他日也。夫唐人好與夷狄共功，故卒受夷狄之禍。觀之突厥，回紇，則可見矣。況吐蕃桀黠，又非他虜之比。萬一因而有功，則唐人何以報之。故夫縱兵大掠，厚遺金帛，曾不足以滿回紇之意。矧吐蕃素出回紇之右者乎。其陵駕中國，必未遽已。今乃引兵自去，豈不為中國之大幸歟。然則逆賊未平，將如之何。曰：委任賢才，脩舉政事，興起人心，雖削平藩鎮，掃清宇內，可也。況區區之逆徒乎。書法書歸國，何幸之也。吐蕃觀望反覆，初無大功，而所至肆暴，於是引兵徑歸中國之幸也。是故回紇為暴，三輔則書其歸，代宗廣德元年吐蕃觀望反覆，則書其歸。是年契丹南向，人心驚懼，則書其還。後晉丙申年皆幸之。辭也。終綱目蠻夷。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借兵書歸者三。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集覽：野饋，日餽。謂德棣二州饋餽也。德本漢平原郡。唐置德州。棣本漢千乘郡。隋置棣州。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會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

貝州見唐中宗嗣聖元年 餽音運

懣蒲敗切

三省注桑 林之地在 經城西南

怵彼耕切

除君之惡 惟力是視 見漢桓帝 延熹八年

滄州見唐 代宗廣德 元年

軍七

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回紇達于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為大王立效。又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四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恐范陽雷守劉怵因敗圖已，怵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胡氏曰：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為之，雖失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劉怵本諫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哉。夫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書法：著會南宮之效也。故兩將並書，而以抱真先。程日華為滄州節度使。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三省曰：安喜，縣名。漢之盧奴縣。屬中山國。燕主慕容垂改為不連。北齊改為安喜。隋改為鮮虞。唐武德四年復為安喜。帶定州固烈悉取軍資以

行軍士殺之。華素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為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雷之。武俊怒，然以方拒官軍，不能攻也。及武俊歸國，六月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武俊喜，復與交好。

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李晟

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闕，非官軍之利也。集覽：兩相敵曰格闕。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

李晟謀興
是音民
此音此又
此禮切

三省曰城
下京城之
下也
西師謂渾
城之師也

必薄必切

賊不能支
皆潰涇原
將士素畏
服李晟故
聞其來而
驚潰
沈音充

筵其呂切
癸感見漢
成帝綏和
守歲見晉
帝奕太和
五年
野次詳見
宋文帝元
嘉十五年

出戰屢

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必將騎兵，王必，姓名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麤村三省口。按新書李晟傳：神麤村

在苑北。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眾拔柵而入。似演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言帥眾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又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言。李晟、御軍嚴整，是日渾瑊、戴休顏、韓游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李希倩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沈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簾。鍾鼓之掛也。飾為猛獸，釋名曰：橫曰拘，縱曰簾。又云：虞，天上神獸也。鹿頭龍身，象之為簾，以架鍾鼓，廟貌如故。集覽：廟者，尊嚴之名，尊先祖貌也。崔豹古今注：廟者，貌也。所以鬚鬚先人之容貌，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癸感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

五星見晉
安帝義熙
十一年東
井
索隱曰趨
音聚促也

三省曰比
必利切及
也

瘵側賣切

梁州見秦
始皇二十
八年漢中
幸梁州
考異上當
作帝

克長安。乃謂之曰：「卿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天
官書。其趨舍而前曰羸。退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
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背。從而聚於一舍。
漢天文志。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
人。五星羸縮。必有天應。見於杓也。萬一復來守歲。吾軍
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
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
曰：「汝之節。吾所授也。柰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
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
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
將梁庭芬射泚墜。阮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
在。詔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
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
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
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范氏曰：「不降詔而遣使。
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彊於為善。諫之為益
也。少哉。」朱泚曰：「德宗以亂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
十萬之師。內則朱滔。李希烈。締結交亂。外則李懷光。觀
望圖逆。回紇馳騫於河北。吐蕃伺變於關外。唐之不亡。
僅毫髮爾。所恃者人心未去也。故李晟以孤軍處二疆。

強

寇之閒。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
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
以天下之大。億兆之眾。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
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眾寡。
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發明。朱泚何以不書伏誅。曰：「安史反君。故其子殺父。以
報之。僕固瑒叛逆。故為其下所殺。今朱泚儻止。書伏誅。
則無以見其死於部將之手。此蓋綱目深意。示人出反
之報。若曰：「泚能反君。故其將亦能殺之。所以為亂臣賊
子之戒。爾後書。淮西將殺李希烈。亦同此意。書法五月
收京。則夷兵之無益。明矣。」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

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上發梁州。至鳳翔。諸軍

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
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

巡。後將安入。三省曰：「書。周官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
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

故謂之時巡。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
義。集覽。公羊傳。桓十一年。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

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令死亡無所設也。借使君父臨溺河井。寧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取類權衡。三省曰。衡以平物。權則權物之輕重。揆之以衡。平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枕京邑。集覽奠枕。安也。謂京師都邑皆安也。楊子寡見篇。奠枕于京。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胡氏曰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章絕矣。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李氏曰。此章逸詩也。今毛詩無此語。蓋夫子刪去之也。詩有常棣。此作唐棣。恐唐棣是木名。其華。兩兩相背。故曰偏其反而。華先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晉書。偏作翻。意亦相似。正誤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今按論語。朱子註。偏。晉書作翻。反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先儒誤以未可與權。連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胡氏之論。正欲破反道之說。集覽不引朱子註為證。反引李氏之說。借欲為反道之證者。說起漢儒亦不始於李氏也。不達甚矣。其義不與上相蒙也。說者乃貫之為

後出四

華音花

反上聲甫
版切

反當之反
平聲孚
艱切

權取猥切

懷光謀反
三省曰。掩涕
掩面垂涕。謂
之淹涕。
間日唐世天
子以隻日視
朝。雙日謂之

為

一謂唐棣之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復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為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
秋。七月。至鳳翔。喬琳。蔣

鎮張光晟等伏誅。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

光殺之。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璠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巢父宣慰。并其將

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發明懷光左右所殺。乃請束身歸朝。綱目皆不書之。至於巢父為左右所殺。乃復歸罪懷光。何也。懷光親行反叛。致乘輿奔走。罪不容誅。今幸天子赦宥慰撫。自當生死惟命。一聽王人所為。而又縱令左右賊之。則是迷而不復。罪愈加矣。是以書法如此。若夫巢父書遣書爵者。予其不車駕還長安。渾失使指也。一予一奪。而綱目之情見矣。

開日 用李泌為杭
州刺史
三省曰日直
西省唐門下
省謂之東省
中書省謂之
西省
五十七國西
域漢時有三
十六國其後
稍分至唐有
五十七國
東侵謂東侵
涇邠岐隴諸
州
為國家固守
近二十年代
宗初吐蕃陷
河隴獨安西
北庭為唐固

韓遊瓌戴休顏以其眾扈從李晟駱元光(集覽)駱元光
姓名也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
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
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
輒宴勳臣間日謂間暇之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
將相又次之胡氏曰晟推功於下而引咎歸己此固哲
人之所為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而追蹤汾陽也(集
覽)郭子儀封汾陽忠武王言李晟之功可以追紹子儀
之遺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李泌為杭州刺史徵詣行
蹤也 上問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
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
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
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
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
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
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
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他日
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
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之

四 月

世史正綱書
顏真卿為李
希烈所害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忿怒
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
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
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
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殺邪遂縊殺之(發明)中宗時書
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殺所以譏五王不能討賊反受制
於賊手也今此書真卿為希烈所殺意亦然乎曰非也
五王誅二張復中宗三思在其掌握當斷不斷故綱目
變文以罪之耳若真卿則於建中四年書希烈陷汝州
詔遣真卿宣慰之則是受命天朝奉將使指其權初不
在已故綱目書此正以著盧杞陷害之意若曰朝有老
臣如真卿者不能保全始終乃使之為賊所殺故夫希
烈非能殺真卿乃是朝廷使真卿為希烈所殺耳書法
如此其所以歸罪當時之意為如何哉噫(書法)巢父書
殺之此書為所殺何為真卿惜也何以言之真卿雷蔡
於是二十閱月無生理矣真卿之死當於希烈僭號時
也終綱目書為所殺十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

隋煬帝大
長春宮見
元年馮翊
武帝太初
同州見漢
宣帝元嘉
四年湟中
隴右見秦
王政六年
隴西
西平見漢
元年馮翊
武帝太初
同州見漢
宣帝元嘉
四年湟中

進爵西平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
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
唐德宗興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七

業十三年

唐德宗興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七

晉州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

慈州見陳宣帝太建五年定陽

隰州見晉懷帝永康二年蒲子

要於消切

康日知靈州人慎之

孫朔方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元朔元年

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反不許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命

拒之瑊等數戰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許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以渾瑊

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王

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

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

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日知

遣使迎日知既至朱滔上表待罪朱滔為五武俊所攻

籍府庫而歸之既至朱滔上表待罪朱滔為五武俊所攻



累代忠義

方軍

累代忠義(三省曰)自肅代以來朔方軍輸力王室功高

天下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俟道路稍

通即時給之(書法)朔方行營何懷光兵也於是懷光既

反誰別貯以俟耳書給何嘉意也德宗此意可謂近厚

矣雖未給猶給馬燧取絳州以實文場王希遷為監

也故先書給馬燧取絳州以實文場王希遷為監

神策軍兵馬使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

上復以實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

稍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三省曰)宦官握兵柄自

此不可閏月李晟誅田希鑒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

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

宦官典兵
考異按凡例宦者除
拜當書者皆加宦者
子據分注魚朝恩既
誅不復使宦官典兵
至是以文場希遷分
典禁旅此當書宦者
以著其權歸內侍不
書宦者闕漏也

唐德宗興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八

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十一月李澄以鄭

滑降劉洽克汴州。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

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眾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

隴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

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

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

統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

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

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

以見其得眾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眾以授之。卒

平大梁。亦勉之功。加韓滉同平章事。議者或言滉聚兵

也。上乃命勉復位。加韓滉同平章事。議者或言滉聚兵

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

十五州。三省曰。唐時浙江東西道所統。惟潤。昇。常。湖。蘇。

杭。睦。越。明。台。溫。衢。處。婺。十州。前此滉遣宣潤等手援

寧陵。蓋兼統宣州。為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脩石頭城者

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引晉永嘉之亂。

元帝南度。以為言。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

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十一月李澄以鄭

滑降劉洽克汴州。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

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眾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

隴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

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

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

鄭州見梁

武帝普通

六年鄭城

滑州見晉

孝武帝太

元九年

汴州見周

顯王二十

九年大梁

劉洽彭城

人

發音霧

扈侯古切

見上聲

三省曰省悉

景切覲省也

為郎官名

見漢武帝

元朔三年

稔忍甚切

見上聲

亦不得無過

引出縊殺之

入其營諭

十一月李澄以鄭

滑降劉洽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

翟崇暉圍陳州

久之遂焚希烈

所授旌節誓眾

歸國劉洽遣都

虞候劉昌與隴

右節度使曲環

等將兵救陳州

擒崇暉進攻汴

州希烈鄭州守

將詣澄降汴州

守將田懷珍開

門納洽軍李勉

累表請自貶詔

罷都統平章事

如故至長安素

服待罪議者多

以勉失守不應

尚為相李泌言

於上曰李勉公

忠雅正而用兵

非其所以見其

岳牧僉諧
詳見書舜
典爵人於朝
與士共之
詳見記王
制篇

殫渠吝切

丑乙

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集覽。書舜典。咨四岳。咨十有二牧。僉曰。云云。帝曰。往哉。汝諧。注。僉。衆也。衆皆云。此人可用也。汝諧。謂汝可往而和諧其職。爵人於朝。與士共之。記疏曰。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祖廟而拜授之。於是爵之一命之位。而養之以祿。則與士共論之也。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辭位。范氏曰。蕭復欲黜少遊。賞韋臯。此公議也。何疑於李勉。而李勉不待之。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李勉不待之。以誠。則疎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是也。矣。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是也。蝗大饑。溫公曰。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殫。相望。

貞元元年春正月。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發明真卿前日死節。

死節

後全

而不以

謚法施而
中禮曰文
危身奉上
曰忠
澧州見唐
高宗上元
二年
別駕見漢
靈帝中平
四年
百揆見晉
安帝元興
元年
二省注失
敘謂事業
廢也
正牙論奏
事見唐高
宗永徽五
年杖

而不以死節書者。變文起義。所以歸罪姦臣。陷害之意耳。至是書贈司徒。謚文忠者。所以見當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書法。贈書謚。嘉死節也。終綱目書贈官十有二。詳晉明帝太寧二年。贈書謚者三人。顏果卿。段秀實。顏真卿。惟顏氏有二馬。以盧杞為澧州別駕。盧杞遇赦。移吉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翰曰。盧杞作相。致鑿輿。瑞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集覽。他。猶別也。唐制。中書舍人六員。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書既下。則著行。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

陶城之陶
音桃

咸音斟又
銜切

置亦作驪
並吁驕切
宜也

唐德宗貞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

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比
 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
 於澧州。胡氏曰。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美
 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爲堯舜不逮。則失
 言矣。若曰。乃知陛下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
 可與爲堯舜。則可爾。

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
懷光都虞候呂
 馬燧。事泄。懷光殺之。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
 而責之。鄘。鄘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燧敗懷光
 兵於陶城。三省曰。河中有陶城府。鄘道元曰。燧敗懷光
 於陶城。西北。卽舜所都也。舜陶河濱。蓋卽此地。與歷山相
 近。按唐河中府治河東縣。河東古蒲坂也。斬首萬餘級。
 分兵會渾瑊。逼河中。破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圍宮城。
 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
 弟。柰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
 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
 由是得後踰旬月。時連年旱蝗。老子有言。師之所聚。荆
 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

三省注。同
州在長安
東北。故曰
東偏。故曰
觀音。俞
行賞。謂解
奉天。圍勳
實也

曹州見漢
景帝中六
年濟陰

荆南見漢
新莽天鳳
四年荊州

淮西見唐
代宗大曆
十四年

請赦

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
 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
 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
 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
 勵。一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
 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疆弱。必起窺覷。
 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
 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
 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
 陛下但救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
 心之疾。爲他日之悔哉。馬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
 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
 之。

以曹王臯爲荆南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
 之。○六月。以韋臯爲西川節度使。○朱滔死。以劉怦爲
 幽州節度使。書法田承嗣嘗反矣。書卒。滔既上表待罪。
 則其書死何承嗣既赦。滔未赦也。綱目一

字之貶。秋。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
 嚴矣。

唐德宗貞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一

隨州見新
莽地皇三
年隨郡見
西川詳見
唐代宗永
泰元年幽
州劉忬幽
平昌州漢
幽州見武
光武建武
九年周顯
王四十五
年見晉安
帝義熙十
一年營見
行營見上
建中四年
貼亦作帖

為都防禦轉運使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集覽）達奚代

勸代摠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
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
皆絕矣。（三省曰）江淮水陸之運皆經陝州。而後至長安
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
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
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
救燧。與臣同辭。借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
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
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進奏
官及將吏在長安者。唐諸鎮皆置進奏院。在長安。以進
奏。官主之。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沙節。而領運
使。欲令督江淮。未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
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
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
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
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左傳曰。煩言。忿爭
也。余謂煩雜碎也。此煩言。謂雜碎之言。泌到自安。貼矣。
安。安也。貼伏也。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

唐德宗貞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一

泌但索

索山客切
旬居大切
乞與也

那與那同
見三省注

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
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餘
生。汝為我齎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
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
人。授泌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
請赦之。詔謫戍天德。天德軍在振武東北。宋白曰。天寶
八年。張齊丘於可敦城置橫塞軍。十二年。安思順。奏廢
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
元後改為天德軍。緣居人校少。遂南移四里。權居未清
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故墟。在羊那山。鉗耳嘴之北。歲
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書法殺張勸者。達
奚抱暉也。不書主名何。綱目之法。凡殺主帥。即用大旱
為主帥。則書其主名。所以著姑息也。非是皆略之。大旱
灑灑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八月。馬燧取長
經費。纔支七旬。詔浮費冗食皆罷之。
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馬燧與諸將謀曰。
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
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

唐德宗貞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二

二省曰第
但中河也
府也

媿側角切
唯七罪切

三省注人
生有三事
之如君
父師也

唐德宗貞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二

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
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三省曰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皆以朔方軍討
賊立大功其後回紇吐蕃深入京畿諸鎮叛亂外禦內
討亦倚朔方軍以成功至是年凡三十一年今日四十
餘年四字誤也當作三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
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
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
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
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
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
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
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西縣本同州舊朝邑之地
唐上元元年以朝邑地置河西縣大曆三年復置朝邑
縣仍析朝邑五鄉并割河東三鄉依舊為河西縣縣境
東西十四里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探甲矣又曰東
城媿隊矣集覽媿謹也史炤曰謂謹具隊伍也後漢中
山簡王傳官騎稱媿前行注媿齊整也須臾軍士皆易
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
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璿為監察御史及懷光也咸陽不

咸陽不

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
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
故不忍不言不忍不言猶言不敢不說也正誤按忍不
訓敢乃不忍人之忍言不忍見君上之危而不言也上
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三省曰言璿當
委曲彌縫使君臣之間無隙不當密奏其事對曰臣父
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
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
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
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璿也卿至陝試
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
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
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璿亦自殺三省曰楚令
尹子南之子與李璿者皆處君臣父子大倫之變以死
繼之可哀也已胡氏曰嗟乎李璿之死也知父非義說
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
全之則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
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璿勿死而璿
亦可以不死矣朔方將牛勣斷懷光首出降燧斬
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出高郢李鄴於獄奏置幕下燧

唐德宗貞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二

侍中官名
見唐高祖
武德七年

陸贄諫用
兵

三省注悔
過降號謂
興元赦書
也

擠。賤西切
又子禮子
計二切。排
也。推也。

醜他典切
慙也
狴邊迷切

侵軼見晉
穆帝永和
二年

唐德宗貞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三

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日。駱元光以徐庭光辱已殺之。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公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韓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乃捨之。渾瑊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加馬燧兼侍中。○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三省曰：新附諸帥謂李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河朔謂王武俊、田緒、劉仲、青齊謂李納、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蓋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義，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義，安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脩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陸贄斯言，亦可以謂之深切當時事情，所宜宣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興元赦文，李希烈不與朱泚同科，亦在肆赦之數，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言人無親輔之者，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救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類。《集覽》：狴，說文：狴，牢獄也。所以拘罪人，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三省曰》：兵法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發明》：王者記功忘過，而服叛以理。懷光之反，固當誅夷。德宗以其嘗解奉天之圍，特赦一子使之收葬其尸。至於希烈之逆，勢已窮蹙，亦開其自新之路。未幾，淮西自平，果不逃陸贄所料。綱目揭而書之，蓋予其忠厚存心，以恕待人。

革面

後山存

復脩臣

復脩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陸贄斯言，亦可以謂之深切當時事情，所宜宣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興元赦文，李希烈不與朱泚同科，亦在肆赦之數，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言人無親輔之者，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救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類。《集覽》：狴，說文：狴，牢獄也。所以拘罪人，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三省曰》：兵法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發明》：王者記功忘過，而服叛以理。懷光之反，固當誅夷。德宗以其嘗解奉天之圍，特赦一子使之收葬其尸。至於希烈之逆，勢已窮蹙，亦開其自新之路。未幾，淮西自平，果不逃陸贄所料。綱目揭而書之，蓋予其忠厚存心，以恕待人。

唐德宗貞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四

漢射見秦
始皇三十
五年

西平見漢
宣帝元康
四年

盧龍見漢
武帝元朔
二年

唐德宗貞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四

之意。豈以其號為猜忌。彊明之主。而併沒其善哉。書法。書子。存厚也。懷光反者。厚之。則曷為子之。懷光之反。盧。杞激之也。綱目正本。故其死不書。伏誅於。以張延賞為。是而赦其一子。俾之收葬。足以為厚矣。西川節度使張。左僕射。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三省曰。李晟君功名之際。以一婦人之故。脩怨於嚮用之臣。且天子命相。而勳臣以私怨間之。其能自安乎。斯不學。之由也。為延賞讒晟。張本。胡氏曰。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況進退宰相乎。迹二人之隙。正以成。都營妓之故。晟與延賞。於是乎交失之矣。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而晟不知自反。至於有隙。又。陳其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行焉。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蓋不待尚結贊之閒。集覽。閒。離間也。事在明年。而德宗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九月。

盧龍節度使劉怱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劉從一罷。冬十二月。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三省曰。諸鎮及淄青淮西皆不入貢。河隴諸州又沒于吐蕃。書法。入貢未有書數者。此其書數何。諸鎮之叛。貢道幾絕。於是而有百五十州。故書之。則前乎此之不然。又可知矣。

唐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

造少與韓

崔造安平

齊映高陽

人

丙寅

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三省曰。夔者。唐虞之良臣。時人重四人者。以四夔稱之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造與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韓滉奏論其過。失罷之。為崔造元琇得罪。張本。胡氏曰。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而少實也。如此。古人之脩佐王之業者。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已之道術不明。君之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

三月李泌開運道成。

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運道。十里。以避底柱之險。三省曰。底柱。

沙音簿必

集津見漢

成帝綏和
二年底柱

唐德宗貞元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五

陵上替侵
犯為陵偏
下為替
賈耽滄州
南皮人

墨線見齊
武帝未明
八年

時音止

好時見漢
光武建武
二十五年

二省曰理
裝治裝也

汧城見漢
光武建武
六年汧陽
三省曰伏
於汧城隴
州之東有
汧陽縣汧
城在其旁

考異按崩
葬例皇崩
曰某后某
氏崩此不
關書氏傳
漏錄

唐德宗貞元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六

日相梗不止。曷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書法於。是欲復府兵不果。不果矣。何以賈耽為義成節度使。成。以書以為宜復也。故志之。

節度使李澄卒。馬智舒曰。義成。唐之軍名。治滑州。光啓初。改為宣義軍。宋初。改為武成軍。後復為滑州。金初。隸

開封府。後隸大名府。元仍舊。本朝初。改為滑州。仍屬

大名府。其子克寧。秘不發喪。殺行軍司馬墨線。視事。增

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境上。使人告諭之。克寧乃不敢襲

位。玄佐即洽也。詔以耽鎮鄭滑。克寧悉取軍資。夜出。軍

士剽之。殆盡。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三省曰。自

李正已以來。淄青兵未嘗應調。發赴行營也。此必李納

遣兵自戍守其境。亦稱行營耳。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

朝命。內蓄兼并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耽曰。柰何與人

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命館於城中。耽時京城戒嚴。吐

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悅服。不敢犯。復欲出幸齊。映見

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映見

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大福

不再。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計。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

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

城敗之。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

其中軍也。三省曰。言其軍士所服之衣。畫為虎豹。文出

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

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

為尚結贊。間李晟。劫渾瑊。賣馬燧。張本。入鳳翔境。禁虜

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冬十月。李晟遣兵拔吐

於汧

城敗之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

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

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

為尚結贊。間李晟。劫渾瑊。賣馬燧。張本。入鳳翔境。禁虜

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冬十月。李晟遣兵拔吐

蕃摧沙堡。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集覽。胡奚雜類。謂

襲吐蕃。摧沙堡。遇吐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

斬其將。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癸酉

軍於合水之北。三省曰。合水。縣名。屬慶州。隋開皇十六

年。置九域志。合水。縣。在慶州東北四十五里。邠寧節度

使韓游瓌。遣將追十一月。皇后崩。發明。春秋。僖元年。書

唐德宗貞元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七

考證當作
皇太后王氏
崩○謹按
凡例曰凡
正統皇后
曰某后某
氏崩是年
十一月甲
午立淑妃
王氏為皇
后提要不
書是月丁
酉崩故當
書王氏於
皇太后上

唐德宗貞元二年
遂立為后。冊禮方訖而崩。然則綱目所以不書其氏者，惡其以病立故也。夫皇后母儀天下，儻欲正位中宮，固當告之宗廟，親受冊禮。今乃病于床篋，遽正坤儀，則非義矣。萬一疾必不愈，則有他日追諡之制存焉。烏可以齊體宸極之禮，加之病廢之人。其將何以告謝宗廟，此則綱目不書姓之意也。不然，他時皇后未有不書姓者，何獨於此而闕之哉。書法自代至僖后，立崩皆無書者。德宗未嘗書立后也。此書后喪而不氏，何譏也。於是淑妃王氏久疾，帝念之立為后。冊畢而沒，立后大禮也。將以母儀天下而立之於危病之中，則其播告中外，必有不如平時者矣。綱目不書其立而書其喪，后而不氏，若曰未嘗聞立皇后也。俄而有皇后喪，而不知其氏焉。所以深病帝也。是故漢取他人子為惠帝子，則不書立太子獨書太子即位，而缺其名。唐立危病者為皇后，則不書立皇后，獨書皇后喪，而缺其氏，皆所以病之也。自是終唐世，惟順良娣憲貴妃以太后崩葬書舍，是正嫡無書者矣。其以太后崩吐蕃陷鹽州，韓滉劉玄佐曲環葬書者，皆非嫡也。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先是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

運米三拾

漢五原縣
地音缺

音運

并人為瑞

嘉文母詳見
宋文帝元
二與丈人

會韓滉

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奏之。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三省曰：王制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況日闕無儲者乎。日闕無儲，有以繼之，猶可。況漕運不繼，朝不及夕者乎。唐都關中，仰給東南之餽，德宗於兵荒之餘，其審之尤不可言。觀其父子相與語，亦懲涇卒之變，發之於言語，有不能以自揜者。裴延齡知之，故得因以排陸贄。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眾。數月人膚色乃復故。范氏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滉遂入朝，過汴，時劉玄佐未入朝，滉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父欲入朝，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文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雷大梁

唐德宗貞元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十八

三省曰元琇失職謂解判鹽鐵而為右丞也

武州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朔方

代宗見唐大曆十三年

麟州見唐元宗開元元年

卯丁

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十二月以韓滉兼度支鹽鐵轉運等使。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崔造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吐蕃陷夏銀麟州。○崔造罷。○李晟入朝。工部侍郎張或。李晟女嫁幕客崔樞。禮重之。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胡氏曰。延賞固小人。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繫與我和與不和。夫豈不取疑於人主乎。他日延賞讒間如初。然則曷若堅守初議之為正歟。

唐德宗貞元二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

延賞

後世因至不許

鄜州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三省曰將兵趣靈寶九域志靈寶州西四十里

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胃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淮西戍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邀擊斬之。陳仙奇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仙奇。密遣人召所遣兵。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救李泌。發兵防遏。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雷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三省曰。遮道雷行。賊必不自為戰。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前者得脫。後者務進。心不在戰。此泌所以制勝。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澗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本隋弘農郡長淵縣。唐初避高祖名。更為長水縣。屬洛州河南府。宋白曰。長水縣。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一年。分為長淵縣。以縣洛水長淵為名。唐改長水。陝縣廢。為長淵縣。以縣洛水長淵為名。唐改長水。九域志。三府西二百四十里。明曰。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眾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遊擊之。擒其將張崇。

唐德宗貞元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十九。

獻法超帥眾趣長水子楚擊斬之潰兵得至蔡者纔四
 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泌執崇獻等六十餘
 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郾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初雲南
 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鳳閣羅鳳雲南古南詔也。閻羅鳳
 雲南王名西瀘縣名屬雋州瀘水一名苦水出旄牛徼
 外有瘴氣三四月經之多死唯五月上旬渡之無害諸
 葛亮五月渡瀘言其艱也回通經術閻羅鳳愛重之其
 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相號
 清平官三省曰南詔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
 平官所以次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雲南有眾數十萬
 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
 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
 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會西川節
 度使韋臯招撫羣蠻異牟尋遣人因諸蠻求內附臯
 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八國生羌白狗君哥隣君連
 祖君南水君弱水君悉董君清遠君咄霸君有歸化之
 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為南詔內附張本上
 命臯先作邊將書貶齊映為夔州刺史張延賞與齊映
 以諭之微觀其趣

夔州見漢
 獻帝建安
 十九年巴

諸相

渾襄陽
 城人晟
 之族孫

榜與榜通
 音蒲庚切

霽威嚴見
 后太宗貞
 觀二年

鎮海見唐
 肅宗上元
 元年江淮
 沾沾言自
 整頓也師
 古曰沾沾
 輕薄也沾
 音瞻詳見
 漢書竇田
 灌韓傳

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韓

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羣

更救過不贍渾雖為混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編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柰何榜吏於省中

集覽榜管擊也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混愧為之少

二月遣右庶子崔澣使吐蕃○鎮海節度使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

同平章事韓混卒混又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
 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發明唐節鎮帶平章
 事者多矣未有於其卒而書之者獨韓混特書于冊所
 以表其忠勤之績以示勸耳書法節度兼宰相多矣未
 有平書兼職者此書平章事何在位也
 混於諸鎮為最忠順故其卒也備書之以白志貞為浙
 西觀察使上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儉
 小人而謂之儉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不可復用
 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閒語子罕篇病閒注少

差日閒。閒如字。記。文王世子篇。旬有二日乃閒。注。閒猶
 瘳也。疏云。病重時。病恒在身。無少閒空隙。病今既損。其
 閒有空隙。故云閒。又見韻會山韻。遂乞骸骨。不許。書法
 官官使名多矣。未有為方鎮者也。宦者而使為方鎮。與
 諸藩伍亦何以服其心哉。終綱目書宦官。三月以李晟
 為方鎮。二唐白志貞。蜀王承休皆譏之也。
 為太尉。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雷兵戍之。退也。鳴
 城馬燧各舉兵臨之。大糧運不繼。又聞李晟破摧沙堡。渾
 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我
 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
 集覽。原鄯洮渭。四州皆河湟地。使晟及劉玄佐等守之。
 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滉卒。張延賞與晟
 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
 遂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
 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畱
 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
 尹。加晟太尉。罷鎮。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
 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
 也。晟斂容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

不言

得失而

不言。何以為臣哉。三省曰。余謂李晟欲忠於君。李叔度
 之言。亦可謂忠於李晟叔度。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
 顧問。極言無隱。而性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辛亥馬
 沈密未嘗泄於人。不戰尚結贊。遠自鳴沙引歸。三省
 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遠自鳴沙引歸。三省
 日。鳴沙。縣。屬靈州。本漢富平縣地。後周保定二年。於此
 置會州。建德六年。立鳴沙鎮。隋文帝立環州。以大河環
 曲為名。仍立鳴沙。屬焉。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

三省注。平
 西吐蕃
 有吐蕃
 盟壇
 省曰史
 張延賞
 言功疾能
 疾功疾能
 罪

沙。故曰鳴沙。其眾乏馬。多徒行者。崔幹見尚結贊。責以
 負約。尚結贊曰。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耳。公欲脩好。固
 所願也。然渾瑊。侍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遂遣
 瑊與盟于清水。清水。漢故縣。唐屬秦州。瑊將二萬餘人
 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
 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初韓滉薦劉玄佐。可將兵復
 河湟。玄佐亦贊成之。至是。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
 爭。張延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由延賞
 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書法
 自屠摧沙堡。吐蕃遣使求和。屢矣。不書書。以渾瑊為會
 盟使。何蔽其失於中國。閏月省州縣官。省州縣官。收其
 也是役也。延賞為之。閏月省州縣官。省州縣官。收其

南東道
唐德宗
中一年

涼見梁
帝中大
二年原

蕃劫盟

烏舍切

盟會之

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以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要。以臯為節度使。以襄鄧。少誠殺之。上以襄鄧。扼淮西衝。復鄧安。隨唐七州隸之。

劫盟。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三省曰。吾生長西陲。李晟。洮州人。長事王忠嗣。李抱玉。皆有功名。備詰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耳。自古以來。謂西戎為大戎。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馮智舒曰。潘原。唐之縣名。屬原州。宋因之。元省。故址在平涼府平涼縣境內。

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洛口。即水洛口。在瓦亭。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

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三省曰。唐書地理志。原州有百泉縣。五代史志曰。後魏分平涼。置長城郡。及黃石縣。隋大業初。改黃石為百泉。宋白曰。時已沒蕃界。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街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西。瑊者。韓遊瓌所遣。趣栢泉之軍也。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渾倉猝之際。不及遣中使。令街使遞其表。以示幸。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因倉猝為變。晟伐其竹。上遣中使齎詔。遣尚結贊。不納。

死者數百
人是後劉
昌為涇原
帥收聚劫
盟將士亡
沒者骸骨
具棺槨衣
服葬於淺
水原
音宜。又丑
吏切。舉日
直視貌

三省注。近
鎮。邠寧
之近鎮

元光

後十四卷伏兵

而還發明春秋隱二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唐為魯地此蓋費誓所謂徐戎在魯東郊之境者魯君
 與之結盟脩好成禮訖事而無他虞然春秋惡其以中
 國與夷狄盟故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謹之夫夷狄無信
 王者外而不內鳥可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與結誓盟況
 吐蕃在唐尤為桀黠德宗猜忌多疑反乃信其所不當
 信特命大臣與之結盟故綱目於吐蕃求和請盟之事
 皆削不書獨書以渾瑊為會盟使於前而繼書渾瑊與
 吐蕃盟於後所以見是盟乃唐人所欲非出於吐蕃之
 請其所以致劫盟之辱者皆唐人自取之耳書法若此
 其惡唐之意為如何耶自古會盟多矣未有屈辱若是
 之甚者使唐之君臣而有人心則必媿死亡地矣雖然
 後之欲輕信夷狄者其為殷鑒豈不明哉書法與者何
 自我之辭也然則其受侮也何以取之矣外盟之辭四
 請盟早辭也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來盟仇辭也六
 終綱目書外盟五書與者一而已詳高祖武德七年六
 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
 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
 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弁

貞元謂口

仇與抗同

河曲見漢
光武建武
十二年

墮杜臥切
見去聲墜

死牖下見
唐高宗總

三省曰泌
初視事入
政事堂視

君臣義合
壅弊自絕

姪弁

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
 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三省曰在河曲謂
 也鳴沙時馬燧時也石州不度河燧加侍中故以稱之
 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遣弁與宦官俱
 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馬燧信尚結贊之言而為之請
 和既墮其計矣德宗又信尚結贊之間而惡馬燧又墮
 其計焉然德宗但知惡馬燧而不知惡張延賞又何也
 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
 范氏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
 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
 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
 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
 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以李泌同平章
 不致詰使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
 事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
 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
 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
 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
 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

李泌論相職

唐德宗貞元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三省曰。李泌不特欲使李晟馬燧無自疑之心。亦以德宗猜忌。開廣而言之耳。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范氏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為。而天下治。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己。臣以為政在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胡氏曰。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存交脩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員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必欲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集覽詩。桑桑篇。考慎其相。云。慎。誠也。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而置左右



通鑑綱目集說

左右

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義。廣求賢材。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通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略之任。各得其宜。而治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從馬燧入朝。道成矣。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從馬燧入朝。

良固辭曰。臣事燧久。三省曰。馬燧初鎮河東。即親任李自良。不肯忘事。馬燧之勢。分誠為得禮。然北門之任。復所省謂河東為國家之北門。非卿不可。卒以授之。任

州縣官。口減於承平之時。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故吏不得增。且所減皆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

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三省曰。此泌所秋。七月。以

謂允官不減者。因請減而不除。上皆從之。秋。七月。以

李昇為詹事。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集覽詹事。東宮

唐德宗貞元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河東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三省曰。泌請復所減州縣官。是年閏月。用張延賞之官。言大省州縣官。

鞞苦貢切

綏州見周

五年雕陰

句勣見唐

德宗建中

元年句檢

集覽注。權

率。率。徵。斂

也。權。注。見

漢武帝天

酒酤三年

漢三年權

魚御。二韻

域音役

西域見漢

哀帝元壽

二年

也。謂相府

三省注。政

府。謂相府

也。謂相府

唐德宗貞元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廿四

府之政。上入駱谷。衛士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孤
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鬻臂為盟。更鞞上馬。以至
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
昇私出入郾國。馮智舒曰。郾國。城名。有二。俱在兗州府
城武縣東南。北郾。即周文王庶子所封。春秋時。所謂取
郾大鼎于宋是也。南郾。即春秋時宋邑。漢置南郾縣。今
省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沙察之。沙曰。此必
有欲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沙具為上
言。二人之際。三省曰。二人之際。言延賞與昇父叔明有
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中傷。陰中害之也。而
部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以韓潭為
笑曰。是也。沙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

夏綏銀節度使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
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於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
為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
州。以元友直為諸道句勣兩稅錢帛使。時防秋兵大集。
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權率。以為軍資。自
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雷

使雷

使雷

應雷

使雷州之外。集覽。應。當也。雷使雷州。此唐舊法。當然也。
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
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
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
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
而皆入於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乃以友直充
使。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初。河隴既沒。於吐蕃
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於度支。李沙知胡客皆
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
政府。訴之。沙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雷
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
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主當乘時展用。
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沙皆分隸
神策兩軍。禁旅益募戍卒。屯京西。兵上復問沙。以復府
壯。歲省五十萬緡。募戍卒。屯京西。兵上復問沙。以復府
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
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飢亂。經費不
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
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

唐德宗貞元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廿五

項戶講切
見洪養韻

三省曰家
人願來者
本貫續食
遣之戌兵
家口發赴
邊鎮者本
賁為給長
縣所過郡
至戌所食
主著見漢
武帝元狩
元年治也

唐德宗貞元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并五

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沙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集覽：原蘭二州名。皆河湟地。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莞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交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為求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三省曰：沙所謂復府兵之策。當以積漸而成。帝遽謂之天下無復事。是但喜其言之可聽。而不察其事。非旦暮之可集也。沙曰：未也。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沙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

卷四十七

屯田

并

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三省曰：自李泌為相。觀其處置天下事。姚崇以來。未之有也。史臣謂其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後人主意。然臣言矣。然其縱橫大言。持黃老鬼神說。亦智也。沙處肅代父子之間。其論興復形勢。言無不效。及張李之間。所以保右代宗者。言無不行。元載之讒疾。卒能自免。可謂智矣。至其與德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肅代之信。沙而泌不肯為相。以德宗之猜忌。而沙夷然當之。亦智也。嗚呼。仕而得君。諫行言聽。則致身宰輔。宜也。歷事三世。索身遠害。筋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與新貴人伍。所謂經濟之略。曷能為肅代吐者。盡為德宗吐之。豈德宗之度弘於祖父邪。沙蓋量而後入耳。彼德宗之猜忌。刻薄。直如蕭美。謂之輕已。賣直功如李馬。忌而置之散地。而泌也。恣言無憚。彼其心以泌為祖父舊人。智略無方。弘濟中興。其敬信之也。又矣。泌之所以敢當相位者。其自量亦審矣。庸非智乎。其持黃老鬼神說。則子房欲從赤松游之。故智也。但子房功張延賞卒。發明德宗宰相成後為之。沙終始篤好之耳。張延賞卒。發明德宗宰相

唐德宗貞元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廿六

行辟之辟
音關刑也

通鑑與醞蘊

嶺南見秦
始皇三十
三年南海
厭益涉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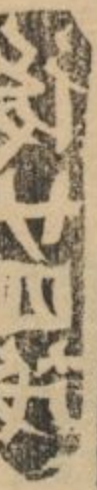
而子之而
汝也

黃臺瓜辭
見唐肅宗
至德二載

崔祐甫李泌書爵延賞趙璟不書爵璟不足道也若延
賞者亦有說乎夫宰相代天理物當以平心處之故伊
尹謂之阿衡而周官冢宰職均四海皆公平無私之意
今延賞私憾李晟乃結盟吐蕃以傾之誤國殄民君臣
俱辱德宗苟能按罪行辟則延賞豈容但已况其相業
無聞如惡柳渾言事及譖李昇幾至動搖東宮之類此
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八
若生而幸免死又無譏則何以爲筆削之權衡哉

月朔日食 ○柳渾罷爲左散騎常侍初渾與張延賞議
人謂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爲吾謝張公柳
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縉藉集覽縉
蓄藉積也蘇鶚演義曰縉藉者有雅量之稱蓄積美積
之謂漢書薛廣德溫雅有醞藉注風采溫粹如醞釀有
薦藉也又第五倫少蘊藉注蘊藉猶言度量寬
博也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幽部國
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
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
厭禱集覽禱禍曰厭求福曰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



等嶺表

昇

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
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
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
三省曰當此之時微李泌孰能言及此者舒王雖孝自
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因父子天性推而言及
人情利害極處以感動之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
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
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
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
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
已如此柰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
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集覽建寧
之事建寧王肅宗子名倓李輔國譖之賜死上曰建寧
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
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
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
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
乾謀反事覺承乾太宗太子之名後廢爲庶人太宗使
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
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

三省曰太子居少陽院大明宮中。有少陽院在浴堂殿之東。溫室殿之西南。適音聿。

君相義合家國易治。

泱音接潤澤也。倬其季切。心動貌。隴州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汧。

唐德宗貞元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廿七

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晉惠帝太子名適賈后謀欲廢之賜酒逼飲醉迷以紙筆使書不軌之辭后以呈帝免為庶人後追謚愍懷衷甲如太子瑛刺甲貫甲於衣之內也玄宗之太子名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為累乎妻母部國大長公主也累玷辱也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彘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沙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知陛下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沙歸語子弟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沙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

後十四節 藥如何

仰

藥如何沙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沙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聞一日上開延英殿馮智舒曰延英殿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唐東內宣政殿次東乃宰相務事之所相對有思政殿憲宗朝李絳盛夏對延英殿汗泱衣絳欲趨出帝曰欲與卿講天下事方甚樂也奈何欲去即此獨召沙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沙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寃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范氏曰李沙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九月吐蕃寇隴州吐蕃帥羌渾之眾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虜州大掠驅丁壯萬餘口而去未幾復至隴州州兵擊却之回紇求和親許之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沙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沙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三省曰雲南本漢之哀牢夷後漢永平之間始臣屬中國其地在漢永昌郡唐德宗貞元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廿八

差緩之差
也。茲切。次。

葉失涉切

界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三國。謂雲南。大食。天竺。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敢。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不能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集覽。葉護。懷仁。可汗之子。牟羽可汗之兄。肅宗時。助討安慶緒。肅宗。止。命。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為。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元。子。長。子。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香。積。之。捷。肅。宗。至。德。二。載。收。復。西。京。廣。平。王。與。葉。護。約。為。兄。弟。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廣。平。王。名。儼。即。代。宗。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

後

所

所伸者多

膊匹各切

僻音彼

傳遮之傳

遞音第。又

驛音亦

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雷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己為是乎。不屈己為是乎。上謂李晟馬。遂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為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三省曰。回紇至德二載。與代宗復兩京。寶應元年。又與帝復東京。是有再復京城之勳。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集覽。印馬。杜甫瘦馬行。細看六印帶官字。注。王洙曰。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左廂印。配諸軍及充傳遞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正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遞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正誤。唐書本作市馬。謂和。市。之。馬。也。胡三省注。亦誤作印。馬。回紇有功於唐。自乾元以來。歲以馬來求和。市。每。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董。晉。使。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

攜音兮

驚質涉切
懼也伏也

斥候見漢
武帝元光
元年

緒上聲象
呂切
琛姑回切

三省注城
二尺為一
疑版上下相

唐德宗貞元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廿九

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此所謂市馬也。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沙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彊。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發明吐蕃求和。幸夷狄服從而喜之也。德宗惡回紇而不許其和。親賴。李泌委曲調護。卒成和戎之利。故網吐蕃陷連雲堡。西。目亦喜而予之。此固音法之意也。

侍連雲堡為斥候。連雲堡。既陷。三省曰：連雲堡。在涇州西界。宋。神曰：連雲堡。涇州也。三重峭絕。北據高所。虜進退烽。虜境樵采路絕。常苦乏食。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為惜之。城原州元載計也。楊炎繼行。反以胎朱泚。

朱此

之禍則矣之急也。卒使吐蕃城而屯之。於是載之計未。可厚非矣。綱目一書。再書。所以深致惜之之意也。是故。吐蕃城故原州書。是年吐蕃作烏蘭橋。李軟奴等作亂。

書憲宗元和八年。咎中國之失計也。李軟奴等謀作亂。其。伏誅。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

大獄。緒遊環之子也。亡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十二月韓遊瓌入朝。謝上遣使止之。至是入。無連及者。以爲必不返。餞送甚薄。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

城三省曰：武德二年。分彭原。置豐義縣。屬寧州。宋白曰。彭陽縣。後魏於縣置雲州。周武保定二年。廢州為防。隋。

文帝廢防。為豐義城。唐武德初。分彭原。縣屬豐義。縣屬。彭州。貞觀廢彭州。以縣屬寧州。其城即後魏雲州城。可。

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軍中憂懼者眾。遊瓌忌都虞候。范希朝得眾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大稔。詔和糴。

寘神策軍。遊瓌帥眾築豐義城。二版而潰。大稔詔和糴。

唐德宗貞元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三十。

疑版上下相。疑版上下相。

疑版上下相。疑版上下相。

趙光奇論
和糴害民

復方目切

格音各止

也

音貴見洪

音隊二韻

粟麥

唐德宗貞元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三十
粟麥上畝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信前云

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糴又
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
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集覽復除也除
免光奇家徭賦司馬公曰甚矣德宗之難寤也既聞光
奇之言則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史記淮南王安傳廢
格明詔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廢止也格岐閣不得下
也殘民增賦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
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敦誠信辨忠
邪恤困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
家夫復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
戶戶復其徭賦乎發明前年書大旱今年書大稔則見
其荒歉之餘幸得一稔也方書大稔即書和糴則見素
乏儲蓄取具臨時也夫國無三年之蓄曰急無一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德宗好聚斂貨財而國無儲蓄方幸一
稔遽已和糴故綱目書而譏之亦以為有國者之戒也
書法自開元二十五年始書和糴之辭矣畿麥而稔什一
甚上書大稔下書和糴非志喜之辭矣畿麥而稔什一

辰戊

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為

隴右節度使

錢帛輸大盈庫

之稅行冬大稔而和糴之令下民亦何樂於歲豐哉書
傷之也綱目書大稔四梁辛酉年唐高宗永徽五年是
年憲宗元和六年
年惟此非喜書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
先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
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
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
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
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
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
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司馬公曰王
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或更為私藏此
二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
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
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
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發明李泌相業多有可觀獨輸

唐德宗貞元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一

數音朔

索音色

句勤之句
音鈞

八報村
年王郵見周
五見周
十

唐德宗貞元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一

錢大盈不滿人意。夫楊炎尚能一言歸財賦於左帑。必乃反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多僻。必皆一一爭辯。故至是。有不能盡言者。夫宰相時來則為之。李泌非有心於富貴者。肅代兩朝。皆當相而不相。況近因東宮之事。力乞骸骨。使其因此而去。要為不失其職。今乃隱忍於此。此君子所以為之惜也。況既有常稅。則稅外安得復有錢帛。而又輸之大盈。則其失愈益甚矣。然綱目書此。於必若無所譏者。是亦君為元首之義。非德宗之陋。則無是也。其旨微矣。書法前書句。勤兩稅錢帛。未嘗問及稅外也。於是運至錢帛。則有稅外之名。然則其非惟正之供多矣。既不能推以予民。而又輸之大盈。以供私用。勤侯格君之事業。於是亦少愧哉。書曰。輸大盈庫。深譏之也。非是秋。尋罷。則歲也。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咸陽人。輸百萬。害當何如矣。見白起云。馮智舒曰。白起。郿人。善用兵。秦昭王用為左庶長。戰勝攻取。凡七十餘城。後封武安君。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三省曰。言也。祝之風。將由此盛。今杜郵有舊祠。白起死於杜郵。故有

故有

詩音佩

雲南見漢
武帝元狩
元年滇

寧州見漢
武帝元狩
元年滇

慶州見周
顯王四十
二年義渠

舊祠在馬。請詔葺之。則不至為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發明置太公廟。君子猶譏之。況白起專以殺人為功者乎。而又贈以常伯之官。則繆益甚矣。直筆書之。其失自見。書法置太公廟。不書詔。此其書詔何。譏非事也。白起之世。祀詩矣。而以荒誕之說。葺廟而褒贈之。書曰。詔。譏在上也。夏

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雲。南遣使入見。吐蕃寇涇邠寧慶鄜州。先是吐蕃常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六月徵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陽城為諫議大夫。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集

之發明。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著聞。秋七月以既曰著聞。則非終隱者矣。是以書法如此。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韓遊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裴滿等憚獻甫之嚴。帥眾作亂。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勒兵斬之。而迎獻甫。上聞軍眾欲得希

唐德宗貞元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卅二。

唐德宗貞元四年

復縣見唐高祖武德二年

句檢見唐德宗建中元年

回鶻見唐太宗貞觀元年

馮智舒曰咸安本蓬州為漢巴郡後周置蓬州治安因縣隋州郡俱廢天寶初改為咸安郡尋改為蓬山郡乾元初復為蓬州本朝以相如縣省入改屬順德府

馮音髓

獵張絞側切夷別名又西南夷種見五音篇海

馮智舒曰咸安本蓬州為漢巴郡後周置蓬州治安因縣隋州郡俱廢天寶初改為咸安郡尋改為蓬山郡乾元初復為蓬州本朝以相如縣省入改屬順德府

唐德宗貞元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瓊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

南罷句檢諸道稅外物。元友直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輸

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

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於是東南之

患也。前書以元友直為諸道校勘。兩稅錢帛使。初未嘗

有稅外之文。考之分注及前史。亦皆無之。今友直乃校

勘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至於民不堪命。是豈非姦吏

竝緣之弊乎。夫明使之檢校兩稅而遂及於稅外。萬一

使之督責稅外。則其弊又將如何哉。德宗寤而罷之。直

書于冊。雖曰幸。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之。蓋亦傷之也。回紇可汗遣其妹及大臣妻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

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

仍請改為回鶻。許之。書法蠻夷自改號不書。書重請也。

綱目書和親於此。莫詳焉。是故求和親書來迎公主書

以咸安公吐蕃寇西川。韋臯遣兵拒擊破之。吐蕃發兵

主歸之書。吐蕃寇西川。韋臯遣兵拒擊破之。吐蕃發兵

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

兵數萬屯瀘北。三省曰瀘北。瀘水之北。瀘水即諸葛亮

五月所度者。韋臯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歸化之誠。轉

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馮智舒曰。會川本

漢越嶲郡。會無縣地。晉宋因之。齊屬獫狁郡。後周屬亮善

郡。隋屬焉州。唐徙邛都於此。名曰會川縣。南詔置會川

都督府。又號清寧郡。宋時屬大理。為會川府。元置會川

寇

後十四

吐

川

卅二

濠州見唐
德宗建中
二年

橫海節度
見唐代宗
廣德元年
滄州見唐
代宗廣德
元年

巳巳

唐德宗貞元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三
淮安矣。上從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網紀。不貸人。橫海

節度使程日華卒。子懷直。自

以法三省曰犯法者有誅無貸其下畏而悅之。懷直請

弓高為景州。馮智舒曰。景城。漢之縣名。屬渤海郡。東漢
省。後魏徙咸平。縣治此。隋改曰景城。屬瀛州。唐屬滄州。
復置屬平原郡。唐為景州。治所。後省之。漢封韓頽當為
侯國。崔浩曰。韓增為龍頽侯。城有龍頽村。即此。故城在
無此。事矣。以徐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李泌自陳衰老。
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
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
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
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
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為不足與言。以是交不

可忍

後卅四

士

可忍

君相不言

可忍。三省曰。交不可忍。言炎既形之辭。而帝亦心懷
不平。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
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
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
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
盧杞。小言。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
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
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
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
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范氏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
也。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
受其正。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
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
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
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
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廬杞。而致亂。
乃可謂命也。若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夫為亂。
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夫為亂。
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唐德宗貞元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四

鄴縣見周二
威烈王二
十三年

唐德宗貞元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四
○既而沙薦實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
門下。上皆以為不可。必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
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
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
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
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
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胡氏曰。李鄴侯知慮過人。
而以實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己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
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
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
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苟一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
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而一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
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耳。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
其循默。充位之咎耳。蓋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
李泌卒。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去官
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名者。肅宗時。泌
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猶不見錄。寧二主不
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事。乃僱用。蓋以恠自置
而為之助也。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至勸

實元

萬州見漢
武帝元鼎
六年越嵩

沙陁見唐
高宗永徽
二年朱邪

考異。據開
成四年。彰
信可汗書
殺則此當
書回鶻殺
忠貞可汗

安西見唐
德宗建中
二年

勸
帝先事范陽明太子。冬十月。韋臯遣將擊吐蕃。復嵩州
無罪。亦不可誣也。冬十月。韋臯遣將擊吐蕃。復嵩州
○十二月。回鶻天親可汗死。遣使立其子為忠貞可汗。
○吐蕃寇北庭。回鶻救之。北庭地近回鶻。又有沙陁六
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回鶻數
侵掠之。至是。吐蕃攻北庭。回
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唐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回鶻
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
啜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梅錄入中國。禮容驕慢。
梅錄將軍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
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先據高坐。梅錄俯俛。前哭。三
省曰。俯。低頭也。俛。曲背也。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
爾哀慕。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吐
蕃陷安西。吐蕃為後沙陁來降。張本安西。由是遂絕。莫
知存亡。三省曰。北庭既陷。于吐蕃。安西路
絕。故莫知其音。問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唐德宗貞元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五

三省曰陵
忽府縣府
謂京兆府
縣謂赤縣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詔六軍

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笞辱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

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三省曰唐玄宗平內難賜名興元

福順等為唐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宗駐蹕奉天及幸

山南賜從將士賜名元從功臣及倍昭頻年播遷功臣差

多至後梁後唐徧及戎卒非賞典也以宦官領之撫恤

優厚禁軍恃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

朝答一人及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

府縣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

事牒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笞辱

發明自兵民既分兵以衛民而民以養兵二者固不可

以相無也若以兵為天子之兵則民獨非天子之民乎

德宗優恤六軍縱其侵奪百姓獨不安其生則軍亦何以為養

軍之須皆取之於民苟不安其生則軍亦何以為養

況訟者所以分別曲直若獨答百姓而不許及六軍則

固不必分辯而百姓已受屈矣尚何訟之有哉直書于

冊則德宗頗僻之政其繆戾無識昭然自見於書法之

法之

間矣可勝歎哉書法直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以其子

書共事而貶意自見矣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以其子

昇雲為畱後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

惡之也胡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

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長源李泌表

字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

義武見周
威烈王二
十二年
中

靈州見唐
太宗貞觀
二十年

獻俘見梁

武帝大通
元年俘馘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

賜名興元

德宗駐蹕奉天及幸

山南賜從將士賜名元從功臣

及倍昭頻年播遷功臣差

以宦官領之撫恤

而刑之者

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

府縣小

毋得笞辱

二者固不可

則民獨非天子之民乎

則軍亦何以為養

則軍亦何以為養

則軍亦何以為養

則軍亦何以為養

則軍亦何以為養

則軍亦何以為養

則軍亦何以為養

則軍亦何以為養

則軍亦何以為養

則軍亦何以為養

則軍亦何以為養

陝虢見周
顯王四十四
五年

宣武見周
顯王二十
九年大梁

申壬

汜水見漢
王劉邦四
年
郴州見楚
義帝元年

別駕詳見
漢靈帝中
平四年
助者不正
之義昔劉
晏對唐玄
宗曰天下
字皆正惟
有朋字未
正議當時

唐德宗貞元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六

古閩越地。漢以揚州部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南
部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大
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
福州守臣兼領。元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
福州。置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及福建閩海道。肅
政廉訪司于福州。國朝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領福州。泉州。興化。建寧。延平。汀州。邵武。漳州。八府云
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詔至京師。知參之誣。
由是始惡參。以湊為陝
虢觀察使。代參黨李翼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玄佐有威
略。每李納

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
省曰。孫子五聞有因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張頤
注云。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劉玄
佐之制。李納正用此術。其母雖貴。日織絹數尺。謂玄佐
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
終不失臣節。言玄佐忠順。母教也。此言蓋本之劉氏母
墓誌。唐人誌墓。不無溢美者。然此等言語。有益於世教
及卒。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遣使問。以吳湊為代可乎。

監軍

可乎

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湊行至
汜水。玄佐之樞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雷器
用俟新使。將士怒。擁玄佐之子士寧為雷後。劫孟介以
請於朝。上問宰相。實參曰。不許。則汴人將合於李納矣。
上乃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為郴州別

駕。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三省曰。竇參每
遷除朝士。先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以招權納賂。時人
謂之喜鵲者。以人家有喜事。鵲必先噪於門庭。以報之

也。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
誹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發明通玄之死
罪當死也。此亦可謂之殺諫臣乎。曰。非也。通玄附會時
宰之子。謀陷忠賢。則失諫臣之職矣。然則何以書官。曰。
書其官。所以貶之也。通玄身為諫議。乃朋比姦邪。故書
官以重其罪。使之有愧於官耳。然則何以知之。以其
書賜死而知之也。使之以諫死職。則當以趙憬。陸贄。同
以殺書之矣。故曰。通玄之死。罪當死也。以趙憬。陸贄。同
平章事。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
唐德宗貞元八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卅七

左右朋黨

銓亦作輕
並且緣切
衡也。量人

三省注。畫
聞六品以
下告身皆
畫聞字

反其辜謂
反坐以罪
也。庶長
庶官之
長也

船音白

平盧見漢
新莽地皇
三年青州

唐德宗貞元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七

人。則升宰主。以昭進賢之賞。所宰非人。則黜宰主。以昭
夫宰之罰。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
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贊。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
贊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
奏可者。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
於選曹。集覽。選。猶漢之選部也。主銓。選事。其後倖臣專
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
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
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
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
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
辨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
徧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
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
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
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
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
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
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

後

皆速

造退

皆

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
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
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
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贊雖再三辨
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既而嶺南奏。近日海舶多就
安南市易。欲遣判官收市。乞命中使與俱。上欲從之。贊
曰。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
眾舶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
所。三省曰。攜。離也。言所以招攜離者。失其道也。左傳。管
仲曰。招攜以禮。曾不內訟。論語。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
過。而內自訟者也。注。云。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更蕩上心記。月令。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注。蕩。謂動
搖之也。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
必信嶺南而絕安南。平盧節度使李納卒。軍中推其子
重中。使以輕外使乎。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
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
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已

唐德宗貞元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八

始居候切

唐德宗貞元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八

未以延齡判度支事為裴延齡譖贊張本胡氏曰德宗
 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誕裴
 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
 不力也過是則始陰日進集覽易始壯勿用取女程
 氏傳曰一陰始生於下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始乃
 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前不可取陽道將剝易剝
 不利有攸往程氏傳曰卦五陰而一陽之時眾小人剝喪君
 長至於盛極群陰長盛消剝一陽之時眾小人剝喪君
 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以免小人之害
 不可過隱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奉身而退可也而
 贄猶隱忍以居天下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三八月遣
 位再失之矣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
 使宣撫諸道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
 多詢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
 備失所三省曰制備謂隨事為之制而豫備也恒病於
 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下失人
 何憂乏用乎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
 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讎敵
 穆公猶救其飢左傳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穆

穆



晉

州見唐
宗大曆

二省註獲
將論贊

元武兆見漢
帝太初

公伐晉執惠公而晉又飢穆公復餓之粟曰吾怨其君

而矜其民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

我負人反曹操之言則有帝王氣象乃遣中書舍人奚

陟等宣撫諸道胡氏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未

有知反其道也寧人負我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

忠恕之道也徒與發明上書四十餘州大水下書遣

使宣撫諸道此亦可謂得救災之意矣是時陸贄當國

故其論帝亦未必能從然則欲考相臣之事業者當以其

開論所行之事觀之則得矣書法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

矣不書大此其書大何無不大也延齡大用小人陰
 盛矣終綱目書大武建二年無大於四十餘州者矣水
 十有一詳宋孝武建二年無大於四十餘州者矣水
 書四十餘州太宗貞觀七年是年水患書救災之政
 七詳漢武帝
 元符三年
 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九月滅江
 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

唐德宗貞元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九

比必利切
及也
三亦作吝
音估價也

困倉皆以
藏穀圓曰倉
困方曰倉

關輔見唐
代宗大曆
六年

弛音始

委積見宋
蒼梧王元
徽一年

糶音笛又
杜弔切買
穀米
糶他弔切
賣穀米

餽即就切
質也顧也

斛胡谷切
十斗曰斛

純音師

償音常又
時亮切

吉州見晉
安帝元興
元年安帝

唐德宗貞元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卅九

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
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
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
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
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
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
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
纖嗇集覽漢貨殖傳宛孔氏其盈得愈於纖嗇注纖細
也嗇愛吝也言所獲盈餘多於細夫者也不時斂藏遂
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而俟公私之乏度支
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
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
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
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不若畿內和糴爲易臣以爲
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不若畿內和糴爲易臣以爲
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
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
嗇用貨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行如泉也故周
有泉府之官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民間近
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

宜加

價以糶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運彼所乏
益比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
百五十錢耗其九而存其一三省曰以江淮之米合運漕
之餽直率一斗爲錢三百五十而京師米價斗止三十
七錢是耗其九而存其一也餽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
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
原雷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
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
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
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
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
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
糶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渭橋倉即東渭橋倉斗用百錢
以糶農人以一萬二千緡以充來年糶之價其江淮米
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糶之價其江淮米
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綿綈以輸上都糶之似
布者今謂之紬唐都長安謂之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
行其策邊冬十一月朔日食○貶姜公輔爲吉州別駕
備浸充

唐德宗貞元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十

警之步切

警音哭

募音慕廣
求又招也

檫鋤加切

詳尺充切

稅茶

酉癸

唐德宗貞元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十

姜公輔父不遷官集覽姜公輔姓名也詣陸贄求遷贄
密語之曰聞竇相奏擬竇相謂竇參也上有怒公之言
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取贄語以聞參
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參三省曰姜公輔居猜
忌之朝不能安於命義而由此重竇參之罪亦陸贄之
一言也胡氏曰公輔之眷眷於遷秩陋矣至於黃冠之
請躁動博覽集覽晉灼曰博占棟宇心戰懼也驚失氣
言也所以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
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十二月以相良
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能自免也
器為右領軍神策大將軍相良器三省曰相良器史昭
帝嘗父柏超之裔也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
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為宦官
挾兵權以脅天子張本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
路三省曰茶郭璞注云樹
大小似梔子多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為檫晚
採者為茗一名荈蜀人謂之苦茶是也今通謂之茶茶

麤亦作麤
粗餉並倉
胡切

贏音盈餘
也盛也

二省注權
茶之說始
於趙贊至
張滂而始
行

茶

後十四

倉

檫聲近故呼之春中始生嫩葉蒸焙去苦水末之乃可
喫与古所食殊不同也本草衍義曰晉溫嶠上表貢茶
千斤茗若三百斤古人謂其芽為雀舌麥顆又下品前人未盡
又有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微鹿如針惟芽長為上品其
根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又下品前人未盡
識史言稅茶始此遂開利孔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
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
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
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
賣胡氏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
茶則悉矣夫地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
商旅貿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太
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發明几良法美意行於盛帝明
主之世者後世皆廢不舉至於刻剝培斂之政出於暴
君汙吏之手者後世則踵而行之又從而增益推廣之
如鹽鐵權酤之類是也稅茶之法前此未有德宗始創
而行之自此遂為不可易之法書初稅茶蓋亦志作備
之端謹其始耳嗚呼民生口腹之物自是悉出於官矣
書法書初何謹始也自帝有此書至文宗書增茶稅至
馬氏書收茶稅帝啓之也德宗即位至是十四年而作

唐德宗貞元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一

鹽州見唐
代宗大曆
十三年

侍障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

郵音敷

驩州見隋
煬帝大業
元年

重辟之辟
音開刊也

三省注首
謂為頭者
從謂隨從
者為首者
重隨從者
輕

稱尺證切

處始鼓切

年攝政寶

應聞連有

國憂晉卿

邁音賣

唐德宗貞元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一

備害民之事。層見疊出。綱目於是三志其始焉。是故作
兩稅法。書始建中元年。行閒架陌錢。書初建中四年。立
稅茶法。書初是年。皆
罪其始為民害也。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

名茂昭。書法書賜名何美也。曷為美之。茂昭四請除代。
賜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終綱目書賜名五。楊國忠。綱目

李正已。張茂昭。田弘正。朱全忠。惟茂昭弘正以美書。城

鹽州。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

隋置郵城郡。唐置郵州。坊。木馮翊地。周於今州界。置馬

坊。唐因立坊。州。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劔南。各

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
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三月。貶

竇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

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

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

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曖昧。不明。貌。若

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又命理其親

親

黨贄曰。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

書宋璟傳。未有輕繫上從之。既又欲籍其家。贄曰。在

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污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然後

收籍。今罪法未詳。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恨

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

傳送京師。胡氏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殺之。

其說甚恠。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者也。以其言觀

之。有是邪。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

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

罪。贄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漢律。歷志。權者稱物平

施。知輕重也。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伊川

傳曰。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可也。貪

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夏

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先是

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

唐德宗貞元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二

爽音霜。又所兩切。

爽無私之。德見唐代。宗廣德元年。

三省曰風。化之首謂。宰相考風。出之所自。

室質日切。塞也。

唐德宗貞元九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四二

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集覽爽。忘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正誤。按爽。差也。且傷不吝之明。傷損也。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注。成湯有過則改。無所吝惜。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三省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弃之。惟恐眾之不觀。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乘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陳濟曰。按唐律。諸監臨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笞四十。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自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已。置之門下。由韋臯遣兵攻吐蕃。拔五十柵。董晉罷。是與贄有隙。韋臯遣兵攻吐蕃。拔五十柵。董晉罷。

雲南王

卷〇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臯復

驅之雲嶺之外。三省曰。雲嶺。雲南之地。本漢雲南縣也。

漢屬益州郡。後漢分屬永昌郡。南中志曰。雲南縣。西高

山相連。眾山之中。又有山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

高峻。與雲氣相連。視之不見其山。固陰沍寒。雖五月盛

暑不熱。所謂雲嶺也。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

保。未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使詣臯。上表請棄吐蕃歸

唐。臯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臯遣使慰撫

之。胡氏曰。鄴侯思扞吐蕃。集覽。鄴侯。李泌也。故力勸德

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

後吐蕃稀為邊患。然唐室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

中國當以自治為強。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守。距

國百里曰郊。天子千里曰圻。封。起土界也。守。備也。謂規

畫郊圻之制度。堅固封疆之守備耳。書畢命篇。申畫郊

圻。慎固封守。蔡氏傳曰。申者。申明之也。慎者。戒嚴之也。

來則不拒。不來不疆。然後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

政事。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

不召患於藩籬之外矣。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

唐德宗貞元九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四三

圻與畿通

贖音聖

抽貫錢見唐德宗建中四年

將鑑詩曰李成孤軍抗賊羣矢心為國解憂殷乘輿再狩羞臣職家口罹凶問生君不恃功

其後日一易之發明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如賈耽趙憬盧邁皆無足言獨陸贄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綸庶務則一贄足任其責必若用贄而參以羣庸是猶以騏驥與駑駘並駕耳贄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貶逐而後去哉書詔宰相送秉筆以處政事尚可以得行其志乎此君子所以不為德宗惜而為贄置欠負耗贖染練庫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貫錢集覽抽貫錢即除陌錢之法也留其二十有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庫以掌之三省曰耗虧減也贖贏餘也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奏曰權本顯項之後為楚武王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市物冉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竝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集覽謂醜害正直者流言以誘毀之也左傳昭二十八年惡直醜正何

後廿四

宣

不遣

何

勞要貴寵敢因勢力廢忠勤師行仁義真賢將盛烈非常古罕聞

西平見漢宣帝元康四年

考異此誤書考證當去忠武二字分註謚忠武廉方公正曰忠折衝禦侮曰武

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眾口喧於朝市豈皆為朋黨邪上不從發明欠負皆貧人無可償耗贖則抽貫錢給用旋盡染練皆左藏正物以之置庫果何謂哉裴延齡之姦欺自非德宗愚蔽孰從而信之故書置欠負等庫若德宗之自置然者澄源正本之論也書法德宗嘗書置瓊林大盈庫矣於是再書譏也延齡之欺甚矣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胡氏曰晟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冬十月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劉士寧淫亂殘忍李萬榮得眾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眾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疆弱之幾不可不審上欲令萬榮知畱後贄復奏曰萬榮鄙躁殊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悖則敗况苟邀不順苟允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三省曰邀求也非所當求而求之為苟邀允從也非所當從而從之為苟允下以不順求之上以不誠應之其勢

蔓去聲音
萬葛屬

揆音鬼

偏亦作逼

戌

唐德宗貞元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四

必至於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左傳曰母使滋蔓蔓難
圖也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
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
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
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
從范氏曰以下犯上也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
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
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為國者
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
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書法綱目之法逐殺主帥而就代之則書其主名於是
逐士寧也士寧淫虐也上以萬榮代之則書其主名於是
罪士寧也士寧淫虐也上以萬榮代之則書其主名於是
也然則逐其主帥就以為代柰何而不書綱目至是不
一書矣以為是唐世之故常不足復深譏
之也貞元十一年程懷信逐懷直義同

唐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擊吐
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
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

數

牂柯見漢
武帝元光
五年

秦州見漢
成帝元延
元年天水

義成節度
見唐憲宗
元和十四
年

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曰
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
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受詔佐時因勸
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
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馮智舒曰點蒼
山神祠在大理府城西點蒼山中峯下按點蒼山高
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盤互三百餘里山頂有高
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泉流注為錦浪等十八川
蒙氏封為中岳國朝初沐英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
幟以亂之遂克其城即此山也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
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
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眾十餘萬遣使獻捷
二月以劉潼為秦州刺史初劉潼以父命召濟在莫州其母
弟潼以父命召濟在莫州其母
授之濟以潼為瀘州刺史許他日代已既而濟用其子
為副大使潼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防秋濟怒擊潼破
之為劉潼歸朝張本潼遂將所部詣京師號令嚴整在
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以為秦州刺史軍中
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
者瀕親視之死者哭之
以李復為義成節度使
盧坦

唐德宗貞元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五

將監詩曰。從來耕戰合兵。民昭義軍興。李抱真。米。潛藏三畧。法。干戈暗伏。一。犁春。關河南。北。胡從盜。澤。潞。橫中不動。塵。考古驗。今。良可嘆。先王。遺意屬何人。趙。聃音登。閃。冊使見唐高。祖武德二年。龜茲詳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唐德宗貞元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五

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理以拒。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卒。抱真表求以職事授已。都虞候王。延貴素以義勇聞。集覽。昭義。即澤潞藩鎮也。自李抱真。始有州五。曰并。汾。晉。澤。潞。路上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延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三省曰。捐。棄也。言死者。奔其館舍而逝也。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如何。眾莫對。緘乃發喪。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口宣所受詔旨。故曰口。詔。趣緘赴東都。尋以延貴為節度使。賜名虔休。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雲南王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以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雋。詔。越。析。詔。浪。穿。詔。趙。聃。詔。施。浪。詔。蒙。舍。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至蒙歸義。文宗封為雲南王。因號雲南詔。以袁滋。為冊使。賜以銀窠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

忠於唐。異牟尋拜曰。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贄。敢不敬承使者之命。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夫關中。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儻軍蹙國者。集覽。張晏。曰。儻。儻也。謂軍不嚴整。若儻仆也。蹙。國。猶言亡國也。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為智能。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賊。勢。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將。帥。虛。張。賊。勢。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日。繁。可。謂。財。匱。於。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閭。井。日。耗。徵。求。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夷。可。傷。也。左。傳。命。軍。吏。察。夷。傷。

盡

陸贄

忠於唐

偵音奮

供億見唐
太宗貞觀
四年

唐德宗貞元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六

綱與森通
早遙切又

駙書見陳
宣帝太建
七年乘駙

方叔召虎
見晉康帝
建元元年
方邵

後書。金瘡曰。金夷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餘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颺。爾雅。扶搖風。謂之颺。郭璞注。旋風也。記月令。森風暴雨。注。回風為森。駙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能盡用心。甚重之。范氏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贊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

後書

尚未霑恩

三省曰。悽
恚也。痛也。

者

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贊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傲。其不恪。甄怒。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教。人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其貶黜。便謂姦兒。恒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蓋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舍悽念亂。或起于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贊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矣。上不聽。○贊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

三省曰執事謂楊炎

也音拙止

三幼學注音紫切

三省曰創制之首猶立法之

唐德宗貞元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十七

之弊馮智舒曰兩稅。唐食貨志曰。自開元以後。租庸調之法弊。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至德宗相揚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是兩稅之始也。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集覽按周禮版圖注。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執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天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務穡專力農事也。左傳。務穡勸分。不以稼穡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厥怠蠲其庸。也。此厥字不從穴。漢書。皆厥偷生。而亡積聚。注。顏師古曰。皆厥。言不動作也。皆。厥也。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次只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有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

後世集

復入聲方

條亦作條

並式竹切

等差之差

繩責見漢文帝十四年以法繩之

以

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續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復。除也。謂其新至而除免。賦役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三省曰。此不以增戶為課最。而以戶額增之稅。能減地著戶之稅額為課最也。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

唐德宗貞元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十八

集覽兼并
大家兼役
小民富者
并役貧者

杆直呂切

抽音逐

唐德宗貞元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四八
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
皆不行范氏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
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蓋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
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民所有而與其無則上
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
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無則民
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
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
下至於田野荒杆柚空集覽杆機之持緯者柚機之受
經者空盡也詩大東篇注言賦斂重絲麻皆盡杆抽不
作由取其所無故也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
國之道也○裴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補
而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脩神龍寺延齡奏同州有木
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閒求美材於近畿
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
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
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大府少卿
韋少華抗表稱皆月中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
齡由是恣為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共
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鹽

鐵

銛思廉切

憬音穎並
居永切

佛符勿切
佛鬱

聖音子又
才資切毀
也譏也

忠州見唐
玄宗開元

乙亥

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
其妄而贊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
益厚贊以上知待之厚車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
其太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
齡曰知贊於上趙憬密以贊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
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憬與憬約至
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贊
為太子賓客賀善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
時聽贊謀及禍亂已平追仇盡言佛然以讒倖逐猶棄
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夫
君子小人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譽耶觀贊
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
如丹帝所用纒十一唐祚不競惜哉范氏曰延齡之親
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為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
以春秋之法憬
其為誅首與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李充張滂

李銛黨於陸贄會早延齡奏言贊等失勢怨望言天早
民流度文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

三省注。屑
潔也。顧也

伏閣見陳
宣帝太建
十三年入
閣
壞音恠

絲綸之言
詳見記緇
衣篇
綉音弗

臣而巳。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遠還宮。貶贊為忠州別駕。充滂。銛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集覽。城必因諫獲罪。而於此戰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可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守請也。延英殿名。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俯伏閣下。而極諫也。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唐志。封王拜相。用白麻。高制。不用印。壞毀之也。按李肇翰林故事。制用白麻。詔用白藤紙。書用黃麻紙。章執誦翰林故事。制用白麻。初用黃白二麻。為綸命。輕重之辨。近者獨用黃麻。其白麻在北院。唯德音。救宥。非免。將相。乃得用之。慟哭於庭。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之。

延

以

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八。上以為妄不之省。范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又而不言贊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善。亦甚哉。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過邪。佞必以其微。陸相見疎。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綉。注。綸。綉也。綉。引。棺索。謂王言之始。如絲之細。其出也。如綸。如綉之漸。大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逐城而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踈野之態。爾。雖然。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譽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歐陽公曰。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能識。而妄譏。脩獨以為

需領也待

河東九漢光
武建武八年

將鑑詩曰馬

遂建功難掩

罪史臣書罪

不遺功潛師

決策成英勇

田悅懷光入

網籠東討挾

私傾主將西

盟忍耻賣和

戎獨憐李晟

空流涕猜忌

忠言是德宗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十一

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復二年始廷論
陸贄及沮廷齡作相欲裂其麻才兩事爾當德宗時可
謂多事付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
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耶當時之事
豈無急於延齡陸贄兩事者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
而為諫官七年適遇一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
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五月以李說為河東留後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
李說為留後說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右
印自此始定遠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苗說奏其狀定
遠詣說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給之曰有敕以李景
略為留後三省曰李景略為李說所忌蓋起於此諸軍
皆遷官大將馬良輔覺之麾眾不受定遠走踰城墜死
回鶻奉誠可汗死遣使立懷信可汗 回鶻奉誠可汗死
辨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集覽天親前可汗
之號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立以為可汗使來告喪遣
使冊之 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 坐言裴延 八月司徒
立之

司徒

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 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

度使程懷直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
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閉門拒之懷直奔

京師以懷
信為留後

唐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

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 欲其

意也集覽檢校某官與兼某官守某官判某司事知某
事此五等官皆以待資淺之人非本制所置發明中書

令為三省長官平章事為宰相既以勳臣與方鎮並遷
而又以諸道節鎮普加檢校官則夫名爵之濫至是極

矣德宗初年銳欲削平藩鎮而末年乃反若此由其所
信非所當信而所行非所當行故也 大書于冊其失自
見 三月以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

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
問之書法書齊運何譏也齊運以柔佞得幸書之所就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十一

考證當去莊
武二字分註
謚莊武嚴敬
臨民曰莊克
定禍亂曰武

丙

魏博見漢
成帝綏和
二年魏郡

酒音互又
音鶴

鄭綯榮陽
人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一

病德宗也終綱目書禮部尚書四揚尚夏四月魏博節

希陳叔達齊運李絳惟齊運為譏辭

度使田緒卒緒尚嘉誠公主馮智舒曰嘉誠縣名後周

後廢之故址在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城內有庶子

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緒卒左右推季安為雷後

以韋渠牟為右補闕麟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

博士韋渠牟嘲談辯給三省曰後魏劉芳表云太和二

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李按禮記云天子設四李

鄭注云周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遠遠故置於四門請

移與太李同處從之唐百官志四門舒博士正七品上

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為生及庶人子為後七生

者上悅之旬日遷右補闕書法書譏也渠牟嘲談辯給

帝寵用之書補闕始此終綱目書以為六月以竇文場

補闕者二渠牟魏蕃惟渠牟為譏焉

霍仙鳴為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集覽視

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

翰林學士鄭綯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

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

觀時中人不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墮

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脅我

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

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

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胡氏曰人心雖有所

蔽亦有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
德宗委信竇霍而惜白麻咎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
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啓達之收還兵柄不
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蔽哉陸贄李泌為議論之臣李
勉盧翰劉從一居弼諧之地皆不聞諫止安得不均其
責乎書法宦官為中尉恒也其書之何重降麻也於是
文場求降麻帝諭焚之而咎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初
宰相之不能拒書幸之也
恩皆云稅外方圓陳濟曰言於常稅之外或方或圓宛
轉設法所致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
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
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
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

歙音攝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一

沐音述

昇音余又
去聲

謙音欠

謙從見唐
玄宗開元
二年十五年
人

掌雷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
 蓋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
 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其心謬戾亦甚
 矣哉發明欲觀世之治亂當於人才用舍觀之方是之
 時廷齡以欺誕而寵擢陸贄以忠正而貶逐陽城以直
 言而左遷方鎮以跋扈而進爵然猶未也李齊運以柔
 佞為常伯韋渠牟以辯給為補闕竇霍以宦人為統軍
 嚴綬以進奉為外郎德宗進退人才雖不止此而其大
 要亦不越此然則政事安得而不紊威令安得而復伸
 綱目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則貞元之秋七月宣武軍
 亂以董晉為節度使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
 榮子廼為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
 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沔何人為行軍司馬沔懼
 陽中風昇出軍士欲斫守進廼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
 虞候鄧惟恭執廼送京師詔以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
 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董晉晉受詔即與謙從十
 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

諸

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初
 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
 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廡下挾弓執
 劍以備之晉至悉罷之三省曰董晉之意以謂此士前
 帥之腹心吾新來為帥若亦恃為腹心不足為吾衛而
 適足以生變罷之則待諸軍如一且示無所猜聞詔惟
 恭等各遷官賜錢惟恭謀作八月朔日食○以陸長源
 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

為宣武行軍司馬

朝議以董晉柔仁恐不能集事三省

請悉從不能裁以理法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
 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
 為長源以剛

刻致禍張本趙憬卒○九月以李景略為豐州都防禦
 使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

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過景略叱之梅
 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集覽杜佑通

典唐侍御史凡四員內供二員號為臺端他人稱之曰
 端公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二

豐州見秦
 始皇三十
 五年九原
 三省曰行
 軍司馬掌
 弼戎政居
 則習蒐狩
 有役則申
 戰守之法

器械糧備
軍籍賜予
皆專焉
世史正綱
書裴延齡
死

姚仲彤切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三
實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鵬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
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
景略以勤儉帥衆。二歲之。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
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裴延齡卒。獨悼惜之。所薦。故用
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
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
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
如好佞。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尤不自陸贄。貶官
者。也。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
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
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
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培克。集覽。詩蕩
篇。曾。是。培。克。注。聚。斂。也。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
餘。入。翰。林。渠。牟。形。神。忼。躁。詩。鹿。鳴。篇。視。民。不。悅。注。忼。偷
薄也。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不安靜也。尤為上
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
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
士。書法。書。譏。也。渠牟狡險。忼躁。不稱甚矣。終綱。日。書。諫
議大夫。十有六。詳。漢。光。武。建。武。五。年。惟。吳。通。玄。韋。渠。牟。

丑丁

音寨

杜光庭為譏焉
唐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
渠合道
木波皆吐蕃要路。馮智舒曰。方渠。縣名。漢初所置。屬北
地郡。後魏廢為鎮。唐復置縣。五代晉省入通遠縣。宋為
皆。故。址。在。慶。陽。府。環。縣。南。七。十。里。合。道。城。名。在。慶。陽。府。
環。縣。西。南。七。十。里。木。波。城。名。在。慶。陽。府。環。縣。南。四。十。五
里。古。木。波。鎮。即。此。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
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邠。城。鹽。州。用。兵。七
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
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
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雷虜退
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
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
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
軍還。至馬嶺。三省曰。唐馬嶺縣。屬慶州。劉昫曰。馬嶺。隋
縣。治。天。家。堡。貞。觀。八。年。移。理。新。城。以。縣。西。有。馬。嶺。坂。宋
白。曰。鹽。州。治。五。原。即。漢。馬。嶺。縣。地。今。州。南。抵。慶。州。馬。嶺
縣。北。界。杜。佑。馬。嶺。縣。漢。舊。牧。地。川。形。似。馬。嶺。吐。蕃。始。出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四
出

考異提要
車上有將
字唐紀屢
書右將軍
合從提要

墨衰以從
金革之事
見晉元帝
永昌元年

苦詩廉切
又舒瞻切
歡亦作啜
噴並昌悅
切

盧群范陽
人
涪余六切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四

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三省曰：皆如其素。所慮之期也。建中閒，朔方兵破李納軍，朝晟為之也。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姚蓋其智略，誠有足稱者。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吐蕃贊著乞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吐蕃贊著乞立贊死。煎立之。秋七月，起復張茂宗為左衛軍尚公。主張茂宗，茂昭之弟也。許尚義章公主（馬智舒曰：義章本漢柳縣地名，屬桂陽郡，晉因之。隋末置義章縣，唐初省入柳縣，事後置長壽，初分置高平縣，尋省之。後柳屬柳州，隸湖廣道，未成婚，母卒，遺表請終嘉禮。集覽：冠婚朝賀，首嘉禮也。禮。春官人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上許之。拾遺將又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占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記。檀弓上篇，委巷之禮。注：委巷，猶街里委曲也。

為也

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言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范氏曰：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發明：苦塊不可以處內，縲經不可以為比。苟欲拒諫，不哭泣，不可以歌笑燕樂。歡粥飲水，不可以觴酒豆肉。有亂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書起復張茂宗尚公主，不惟瀆此。尚凶之禮，而亦陷人於罪逆。不孝之地。德宗乖僻，若公主，譏之譏也。德宗道乎。書法：凡書起復，譏也。書起復，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其寶，我愛其禮。始則愛禮於縣主，今則於已女不愛焉。前後相反，如二人矣。於是張母遺表，請成昏，不書。書起復，蔽其失於德宗也。終綱目書起復七詳。太宗貞觀十五年，譏未有甚於此。九月，盧邁罷。冬十月，吳少誠開刀溝。擅開刀溝者矣。

溝入汝（馬智舒曰：刀溝，即刀河。在南陽府鄧州城南，入于十五里。源自內鄉西北，肖山流過州。至新野東南，入于涪水。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五

擴音礦

三省曰比
毗至切近
也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五五

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罷役。三省曰。少誠遽為罷役。言仗大義者。擴悍不能不。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先是宮中市外。隨為之革。面。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三省曰。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門戶者。言進奉所經由。門戶。首有費用。如漢靈帝時。所謂導行費也。脚價。謂僦人負荷。進奉物入內。有顧脚之費。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言待此驢負物。買易。然後可。以給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四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官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世史正綱曰。嗚呼。堂堂大朝。富有四海。乃與小人爭分毫之利。甚至白奪而有之。是豈君人之道哉。胡寅曰。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

後山四

有

之。旁觀不平。廉者愧恥。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乎。發明以四海九州而奉一人。則凡膳羞服御之物。其所以供上之用者。皆有常職。歷代以來。未聞闕事。至德宗始以宦者取物於市。遂至豪奪。白取。離斂于民。雖諫官御史交章論列。方鎮京尹抗疏。奏陳。皆不之納。是豈為民父母之意哉。書以宦者為宮市使。是張官置吏。白晝使之行。劫於通衢耳。斯民何其重不幸耶。

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八月初。置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集覽。於倉廩。故因稱稟給。稟賜諸將多。九月。以于頔為山南

請遙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吳少誠叛。侵壽州。○貶陽城為

東道節度使。集覽。于頔。姓。吳少誠。叛。侵壽州。○貶陽城為

道州刺史。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

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

道州見唐。唐德宗貞元十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五六

寅戊

考異。提。要。

及尹氏。發。

明。叛。作。反。

按。凡。例。自。反。

下。逆。上。曰。自。反。

彼。口。叛。則。之。曰。自。反。

道州見唐。唐德宗貞元十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六

中宗嗣聖七年陽城撫字心勞

卯巳

宣武見周顯王二十年大梁

瘞於計切理也

胡奚見陳宣帝太建十三年連奚霽

俊且緣七倫一切

唐州見宋明帝泰豫元年東荆

陳州見周報王三十年

許州見秦王政六年

浼輸芮切

將鑑詩曰唐祚幾危若贅疾潭城奉詔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五六
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三省曰。中道逸去。陽城之名。而使人知之者。果何人也。

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雷後陸

長源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雷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

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効河北賊以錢買健

兒求節鉞耶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

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以李錡為

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以李錡為

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

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為李錡以浙西叛張本錡

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請

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

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

計增廣兵衆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疆三省曰言其力能挽強弓也杜甫詩挽弓當挽強胡奚維類謂之蕃落

皆去之范氏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故使李錡甘心

實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三月吳少誠寇唐州

秋八月以上官浼為陳許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臨穎

名也三省曰臨穎漢古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許州東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大業四年自故城移於臨穎阜其

誠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

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

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

者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劉逸準卒軍中思劉玄佐之

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

事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

落

卷四十七

拾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十七

守城優饑贏
上卒當千刃
洶湧波濤濟
一舟父任蒲
河銷閒謀獨
超蕃部審春
秋孔云夷狄
知君上何事
蕃臣作寇難

庚辰

三省曰每
奏事不過
唐制凡奏
事得可者
皆過門下
省中書省
不遇者寢
其事不下
也
長樂驛在

長安城東
產坡

晉盲之疾
見晉愍帝
建興四年

盲音荒

淮西見唐
代宗大曆

十四年

順宗永貞

元年激水

三注五
樓在激水
縣西南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五十七
令諸道進兵討之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
一自潰於小澗水集覽川澗水水

穎川陽城少室山東入穎委棄器械資
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冬十二月中書
令咸寧王渾瑊卒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
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
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
全義
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
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為韓全義喪師張本
夏四

月姚南仲入朝
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
仲於上疑之又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
洽追及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
之罪遂自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
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
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
復生集覽羊祜字叔子杜預字元凱皆西晉文武時人

復生集覽羊祜字叔子杜預字元凱皆西晉文武時人
亦不能

時人

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
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
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范氏
曰德宗之心常與宦者為一故雖妄言必聽之踈羣臣
而外之故雖有實言而又殺身以明之亦不信也是以
其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盲之疾蠹深則木不可攻
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
五月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
澗南大潰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
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

而罷士卒久屯沮洳之地集覽詩汾沮洳篇注文公傳
曰沮洳水浸處下濕地也按韓愈南山詩春陽為沮洳
乃皆音平聲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
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于頓奏貶

元洪為吉州長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頓因討淮西大
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

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賊罪三省曰鄧州至德元載
升襄陽防禦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隋唐安均
房金商九州貞元元年以鄧州隸東都畿以此觀之此
特復領鄧州矣上為之流端州頓復表洪責太重上復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五十八

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頓
 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范氏曰：德宗初有
 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
 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血氣之剛。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
 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
 老消。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志氣之剛也。血
 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剛。不可挫也。不度可而為。不慮
 後而發。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天下之勇也。
 匹夫之勇。不可不怯也。天下之勇。不可不怯也。是故至剛與大
 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初欲有為。血氣之剛。匹夫之
 勇也。其出易。則其屈必深。其發輕。則其挫必亡。是以其
 終怯。畏如此之甚也。胡氏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已。
 眾人所喜。怒在已。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流
 四凶。若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集覽）妍美
 好也。媸醜也。陸機文賦：妍媸好惡。我無與焉。是以其德
 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已。故忠賢則惡忌。疎斥
 之。跋扈則畏下。撫綏之。跋扈。猶言彊梁。漢質帝曰：梁冀
 日。此跋扈將軍也。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
 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
 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書法）廢置不書。所自。書所自。皆

妍倪堅切
 媸充之切

徐州見秦
 始皇二十
 八年彭城

泗州見唐
 懿宗咸通

濠州見唐
 德宗建中

二年
 考異提要
 永作柳

齒路馬有
 誅見漢文
 帝六年禮
 不敢齒君
 之路馬

皆

後二四六

譏也。書王鳳奏以陳湯為中郎。漢成帝建始四年。譏在
 下也。此書于頓奏。貶元洪。是年。譏在上也。帝於元洪。頓
 欲罪則罪之。欲輕則輕之。於薛正倫。頓欲貶則貶之。欲
 留則留之。初年之剛氣。至是消沮盡矣。書曰：于頓奏所
 以深病也。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張建封鎮彭城。卜餘
 表請代詔。以韋夏卿為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士
 為變。劫建封子情。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
 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鄴為宣慰使。鄴至。召將
 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
 陽履免。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履贓賄。三司鞫之。對曰：
 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
 誅。集覽：按。據也。禮。謂周禮也。齒路馬有誅。記。曲。禮。文。也。
 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已。三省曰：德宗
 之猜忌。如楊炎。竇參。位居宰輔。皆以歸過於君。不置之
 地上。陽履以贓敗。而表稱進奉。謂非歸過於君。可乎？德
 宗悅。其進奉之言。而釋其罪。夫好貨。非美名也。人雖有
 好貨者。苟加以好貨之名。則必佛然。而不受。德宗果何
 為。而安受此名也。余意。陽履於贓賄。既敗之後。必有所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五九

謂其家之親屬為百
十四年
明帝永平
錯愕見漢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進以求免於罪。德宗不徒悅其言而已。書法刺史免未
有書者。此其書何。譏進奉也。於是履犯賊賄三司鞫之。
則曰市馬進奉矣。上聞此言。第免之。帝以張愔為徐州
團練使。張愔表求旌節。朝廷不許。集覽旌節。漢書顏師
古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

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
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以李藩為秘書郎。
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
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過來欲何
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
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
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
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
郎。胡氏曰。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
得失。亂者何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

然。李藩從下士來。未有向背。德宗視之。猶日方中也。僕
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遠矣。然非格
物致知。何以啓進此之途。非強恕求仁。何以克安此之
君。故自天子至於匹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書
法於此。豈為惡者耶。遂改今命。綱目前書。以實文場。霍仙
鳴。為護軍中尉。此書以李藩為秘書郎。下書以齊總為
衢州刺史。不行。皆幸之也。德宗本心天理。於此有未盡
晦者。故秋七月。吳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全義大敗。走
喜書之。故秋七月。吳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全義大敗。走
保陳州。○九月。以李元素為義成節度使。義成節度使
盧羣卒。賈耽

義成見上
貞元二年

柳州見楚
義帝元年

碩晉肩切
比毗至切

日。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
眾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
為然。故貶鄭餘慶為郴州司馬。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
素善。集覽于頔。姓名也

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齊抗同平章事。○
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吳少誠引兵還蔡州。三省
日。孟元陽折其鋒。故退先

為朋比。同門曰朋。阿黨曰比。照之。以齊抗同平章事。○

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吳少誠引兵還蔡州。三省
日。孟元陽折其鋒。故退先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六十一

二省註重
煩之重直
衆切難也

運哥換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是章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
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剪凶
逆臯欲為元帥然亦以六言銜朝廷耳彼豈肯去西川
邪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
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
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
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
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韓全義至長安實文
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
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
矣何必殺人人然後為功邪三省曰德宗之耳目為官官
所聳警率類此發明書吳少誠反侵壽州又書寇唐州
又書削官進討則少誠叛逆之罪不可赦也書韓全
義為招討使又書韓全義與戰大潰又書大敗走保陳
州則是全義償軍之罪不可逭也夫少誠背叛既不能
討全義失律又不能誅卒之少誠復官而全義付之不
問德宗繆政如此曾不自知愧恥然則書赦吳少誠復
其官爵不知前日削之也何為而削今日復之也何為
而復參考觀之義白見矣書法少誠書叛書討矣又書
襲敗全義矣未聞其上表謝罪也而遽赦之復其官爵不

儋都監切

河東見漢
光武建武
八年

振甚矣書以鄭儋為河東節度使上擇可以代儋者以
病唐也記其名三省曰史言德宗好貨惟進奉者
則牢記其姓名即用為河東行軍司馬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七

六

